

Сумерки 雾霭

俄罗斯百年忧思录

〔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 著

Яковлев А.Н.

述 弢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 / (俄罗斯) 雅科夫列夫著；
述弢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
ISBN 978 - 7 - 5097 - 3189 - 5

I. ①雾… II. ①雅… ②述… III. ①苏联 - 现代史 -
研究 IV. ①K512.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0283 号

雾霭

——俄罗斯百年忧思录

著 者 / [俄]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译 者 / 述 弢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冯立君 刘 娟 张苏琴

责任校对 / 李 惠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印制 / 岳 阳

项目统筹 / 许春山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37.5

版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字 数 / 634 千字

印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189 - 5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0 - 4987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280.00 元 (内部发行)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Яковлев А. Н.

Я47 Сумерки. Издание 2 – е, доп. и перераб. —М. : —Материк, 2005. – 672с.

ISDN 5 – 85646 – 147 – 9

本书根据莫斯科大陆出版社 2005 年版译出。

预见

无耻的无政府主义日益临近——我们的子女将会看到它。国际已安排好了让欧洲的革命在俄国开始，也定将开始，因为我国的管理层和社会中都缺乏可靠的反击。暴动将从禁欲主义和抢掠一切财富开始，将开始废黜宗教，毁坏神庙，将其变成兵营和畜舍，血洗全球，然后自己吓得魂不附体。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①

应验

再也没有任何一部分居民，再也没有其中的任何一个阶级（如果曾经有过的话），他们的生活会比我们苏维埃天堂里的生活更加艰难……我们是在人民活生生的肉体（啊！活见鬼）做实验，简直如同一年级大学生在他从‘解剖剧院’中搞到的一具流浪汉尸体上“工作”一样。

尼·伊·布哈林^②

他们挽起衣袖，手持斧子砍杀脑袋……像驱赶牲畜一样，按照清单赶向屠场：多少头公牛，多少头母牛，多少头羊……要是人民知道他们的手指流淌着无辜者的鲜血，那就不会用掌声、就会用石头去迎接他们。

格·康·朱可夫元帅^③

①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 俄国作家。作品有中篇小说《穷人》、《白夜》，长篇小说《被欺凌和被侮辱的》、《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他的作品对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书脚注除注明出处者外，均为译者所加。）

② 尼·伊·布哈林（1888～1938） 十月革命后任《真理报》主编、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等职。无端受到迫害，死后恢复名誉。

③ 格·康·朱可夫（1896～1974） 苏联元帅（1943），四次获苏联英雄称号（1939，1944，1945，1956）。1941年1～7月任总参谋长。1942年任国防人民委员部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副最高统帅。1945年8月代表最高统帅部接受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1955～1957年任苏联国防部长。1956～1957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委员。

前言

“昔日的奴隶为自由所累，怨声载道，要求锁链。”马克西米利安·沃罗申的诗句也相当准确地反映了今日俄国社会的现状。

作者

我以此书邀请读者来思考俄罗斯及其各族人民在上个世纪和本世纪初的命运，思考俄罗斯为什么会陷入动乱、革命和反革命、战争和冲突、血腥清洗、斯大林的专制独裁制度以及人的偏执。思考为何官僚专横的乌云至今依然笼罩在我国的上空。

我是通过 1985 年三一四月民主革命的事件、革命的结果以及俄罗斯改革的后果，来审视自己关于往昔的思考的。如今已聚集起为数众多的批评改革的人群。当然啦，我们这些第一波的改革家有值得批评的地方。我自己也在做这件事，既不怜惜自己，也不怜惜他人。然而，有人纠缠不休地断言 1985 年的变革是在没有任何计划，甚至没有想法的情况下开始的，现在我认为可以回答这些批评者了。

至于计划，那是不可能有的。同社会制度更替有关的急剧社会变革，不可能有准确的计划，更遑论行动时间表了。往往许多东西都是由突发事件、人们特别是领袖或者首领性格或者任性的意外情况、他们的胆怯与勇敢、阴险和心软构成的。比方说，很难相信 1794 年法国的热月政变或者 1917 年俄国的十月政变是合乎规律的。二者的发生都违反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点基础的“历史规律”。因此，应当同意巴克尔^①关于革命就是“进步的

^① 亨·巴克尔（1821～1862） 英国历史学家、实证论社会学家。

野蛮形式”的论断。

在1985年的具体情况下，如果向执政的官僚提出包括消灭单一权力、单一意识形态和单一所有制在内的某种根本改革社会制度的“计划”，那就是政治上的轻举妄动、致命的冒险主义。谁会接受呢？谁？是党和国家机关？克格勃？将军们？事关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不仅仅是脏衣服的卫生加工。

至于说到具体的建议，那倒是不少。而且提出者不仅限于那些自觉走上改革道路的人。早在改革的最初几个月，政治局会议上就谈到了必须逐渐结束“冷战”和核对抗、阿富汗战争，经济的分散管理。积极讨论了社会生活民主化的问题。强调指出所有的政治步骤均应具有渐进的性质，排除暴力。

至于说到我个人对于国家未来的认识，那是相当明确的。这里斗胆提及我1985年，也就是改革第一年12月份的两份材料。一份摘自我的档案资料，另一份摘自戈尔巴乔夫的档案资料。收入本书时做了一些删节。

其中许多想法均已在我后来的讲话和文章中有所反映。然而也不尽然。这些材料今天读来可能会兴味盎然，一是由于它们产生的时间，再是由于它们有助于理解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因为下面将要提到的大多数问题，已经逐渐进入了生活。

摘自我的档案材料的札记：

一、关于理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诠释很不卫生，任何创造性的甚至经典的思想都在其中无法存活。撒旦就是撒旦：他的魔爪至今践踏着新思想的幼芽。斯大林的教条漏洞百出，看来，还得长期与之共处。

社会思想正在从空想发展到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空想的阶段。说它空想，是因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迅速跃向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等的观念显得呆板。前人耕种过的信息田野过分贫乏。在我们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正是听从于绝对权力的利益和任性的新宗教，绝对权力数十次推崇自己的上帝、预言家和使徒，后来又对其进行诋毁。

不过，既然首先说的是自己，那就必须哪怕试图弄清，我们怎么会一心往上，奔向物质幸福、精神完美的高峰，却落在后面。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结论，是正在确立中的、探索通往缓和起始冲突和生活矛盾的途径的文明所无法接受的。我们已经没有权利不去正视教条主义的固执以及无穷无尽的忠于理论遗产的诅咒发誓所带来的后果，同样也不能忘记它的祭坛上的祭品。

如此成熟的理论突破可以遏制专制、遏制对于自由和创造的蔑视，可以结束单一意识形态。

二、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性质。赫鲁晓夫^①的共产主义已经降格为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然而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并未因此变得更加具有说服力（说得轻点）。

为什么是这样呢？在我看来，是因为所有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都是建立在否定原则之上的。资产阶级性成了魔鬼的头衔。比宗教裁判官都更加热心地在每个活人身上寻找魔鬼和巫婆。以谎言毒化了社会生活。使对人的有罪推定成为“行动准则”。20万条法令向人指出，他是潜在的凶犯。指示唱什么歌、读什么书、说什么话。自己的正派需要用鉴定书和证明书来证明，而顺从主义的思维则成了可靠性的见证。

已被扭曲的阶级性（斯大林甚至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找到了”不断出生的资本家）的压路机扼杀了经验，这样社会主义就切断了自己通往未来的道路：通往真空的路是没有的。于是退回到封建主义，而在马加丹和有些“不是那么遥远的地方”则降至奴隶制。

单一所有制和单一权力不是社会主义。这些东西古埃及早已有之。在我看来，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要依靠市场经济，搞好自由的、不受检查的信息流动，建立正常的反馈系统。

千百年来，主宰我们的是人，而不是法，至今仍然如此。应当打破这一模式，转而采用新的模式，即法律模式。

可见，这里讲的不仅是拆卸斯大林主义，而是更换千年的国家体制模式。

① 尼·谢·赫鲁晓夫（1894～1971） 1918年入党，曾参加国内战争，1920年起从事党务和经济工作。1935～1938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州委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39～1949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此期间，1944～1947年曾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部长会议）主席。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系若干方面军事委员会委员。1949～1953年任中央书记、莫斯科党委第一书记。1934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38年起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候补委员，1939～1964年为正式委员。1953～1964年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在此期间，1958～1964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自1964年起退休。

三、关于经济。我们怎么居然会在一个世界上最富潜力的国家里，数十年过着食不果腹、物资短缺的生活？

两种前所未有的掠夺——对自然界的掠夺和对人的掠夺，乃是斯大林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拿这些规律的作用，也只有拿它，才能解释国家“巨大的、非凡的、不可思议的”成就……

给一个荒谬的立论加上了规律的头衔，即：“不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就无法保证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结果是建立了“为了经济的经济”，其发展已经不取决于国家计委。一连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都通过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二部类^①的决定，结果却恰恰相反。经济的自贬颇具破坏性。

应当更加大胆地利用诸如经济的生态密集程度、商品的超大组合、时间密集程度、作为不明数量的质量、商品的信息改良（大约相当于知识密集型产品）之类的概念。尚未弄清为何信息应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商品，为何信息技术设备的生产是经济的火车头。

民主社会只有当它的所有领导人和人民都懂得并认识到以下两点时，才能建立起来。这两点是：

1. 劳动等价物的正常交换只能在市场上进行，人们尚未想出其他的办法。没有市场的社会主义是空想，而且是血腥的空想；

2. 正常的经济需要私有者，缺了私有者就没有自由社会。恐惧必将消失，旧社会必将瓦解，因为必将出现经济利益。

人是受利益驱使的生物社会动物。有利益，可以移山倒海，没有利益，就会对于自己那乱扔在金属或者水泥里的年工资不闻不问。

人对于财产和权利的异化是我们弊病的基因。消除这种异化是改革的命令；

3. 正常的信息交换对社会说来，如同空气一样必不可少。它只是在民主和公开性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正常的反馈机制乃是社会的飞行器空间定向仪。

总之，改革的组成部分为：

1. 市场经济及其按劳取酬；
2. 作为自由主体的私有者；

^① 第一部类指生产资料的生产，第二部类指消费资料的生产。

3. 民主和公开性及其人人可以利用的信息；

4. 反馈机制。

四、管理。它过时地、天才地把人的手脚捆绑起来。

未来在于独立的公司和跨部门联合企业等。企业、公司、联合公司只应同银行打交道：财政信用系统是管理金字塔的塔尖。而国家计委应当编制国家计划和社会计划，以竞争的方式分配资源和投资。而为此需要全面的正常市场，但首先是资本市场。

专业部是斯大林主义的怪物，经济改革制动装置的机座，这是超级垄断组织，其中科技进步仿佛在“黑洞”里一样受到压制。部只会衰败。我们实际上没有国家经济。有部门的、黑社会的……经济。将开支转嫁到消费者和自然界身上，通货膨胀加短缺的经营方式就是专业大贵族统治中的命令。赫鲁晓夫解散各部是绝对正确的。然而遗憾的是，他做这件事同做许多其他事情一样，都是采取骑兵的方式。

五、关于党。党在和平时期领导一切的做法很靠不住。经济中的竞争精神、个人自由和选择自由实际上不可避免地会同单一权力发生矛盾。然而权力就是权力。自愿放弃权力的情况十分罕见。苏联共产党也是如此，特别是考虑到它的“圣剑骑士团”性质。要赶在事件发生之前。也许，将党分成两个部分是明智的，给现有的分歧一个组织上的出路。不过，这是个需要仔细而审慎地周密考虑的特殊话题。

这份提纲在我心中早已酝酿成熟，但我是1985年12月初才最后定稿。日期写的是12月2日——我的生日。当时我未给戈尔巴乔夫看过。也许是害怕，特别是因为其中有关于市场经济和将党一分为二的内容。当时我还不是最高统治集团的成员。我会把大家全都吓死，也许还会给事业带来损害。不过三周之后，也就是1985年12月底，我还是决定利用同戈尔巴乔夫之间的信任关系逐渐加深的机会，将这份札记变成致戈尔巴乔夫的非正式报告。加了个标题，叫做“政治发展的命令”。

1985年4月不过是给希望打了个基础，然而当时的心情本身已经反映了对于所发生的事情的担忧。生活将社会拖入了势所难免的改革的时代。任何阻碍，哪怕是无意识的阻碍，都是有害的。其中，政治的弦绷得很紧，一旦断裂，会打得很疼的……

未来一切变革的目的是人，连同其全部相互联系和表现——生产、社会、政治、文化、日常生活、利益、心理、健康等等。

今天的问题不仅局限于经济，这是进程的物质基础。关键在政治体制，准确地说是它的工作、运动、它的以人为目的，在于它的辅助作用。由此就必须：

一、消除言行脱节的现象，使个人、集团、整个社会的利益日益融为一体。

二、彻底而充分（根据每个阶段的具体历史可能性）的民主。

三、作为独立而善于创造的个人的发展。

四、实际使大家都参与完善各地和整个国家生活的进程。这一条是主要的，以上三条的解决也取决于它。这也是消除社会不满情绪的基础，因为第一，人们自己会注意到有益的进展，进展的速度将大大加快；第二，他们在获得权利的同时也获得责任，他们自己会看到今天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第三，不是“上面”的什么人，而是他们自己，群众，将对所发生的一切负责，其中也包括对未做到和遗漏的一切负责。

关于改革的主要原则。

一、民主首先是选择的自由。我国则是缺乏选择，集中。我们好像是压制了矛盾的辩证法，想仅仅在矛盾的一个方面发展。所有领域和所有阶段（愚昧落后的往昔，整个国家的历史，敌人的包围等等）都缺乏选择。如今我们还不明白已在进行中的、从历史的角度看不可避免的过渡的实质何在，这是从一个没有选择或者从历史的角度看不可能有选择的时代，过渡到向没有人人参加的民主选择就无法顺利发展的时代。

二、对生活的一切方面的改革——从经济到民主的“表面”、外部特征的改革的配套。

三、同时性或者甚至在关键领域（首先是党内）加速。

四、坚定，仅仅受到现实可能性的限制，估计到（即便是在将来）一系列国家职能消亡的渐进过程。也许，甚至还需要（空间和时间上的）局部性试验。

五、吸引科学力量参与经济、政治民主化以及对其中间结果进行检验的研究和实施过程。

关于选举。选举应当不是选举，而是选择，并且是选择最好的。可

以限制推举出的候选人的人数（但不得少于两人）。代表应当依靠选民，真正亲口表达他们的意见，而不是假他们的名义表达自己的意见。代表的汇报工作义务和定期更换。真正的代表召回——有公告，有解释。

关于公开性。全面的公开性，详尽而及时有效的信息是社会生活进一步民主化的必备条件。

关于司法权。司法权真正独立于其他权力之外……法官的独立、独立的实际保证在于司法制度原则、召回程序等等……如今，希望干预依法审判的人比比皆是。应当将这种干预看成是应依法受到惩处的罪行。

刑法是平稳，稳定。对反社会分子、尤其是小偷的惩处之不可避免和强硬，对杀人犯的惩处之毫不留情。

关于人权。应当有关于人权及其保证的法律，关于个人、财产和住宅不可侵犯，关于通信、电话交谈、私生活的秘密的法律。实现游行示威、言论自由、宗教信仰、出版、集会的权利，自由迁徙的权利。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有伟大的公民义务，然而这只有在拥有伟大的公民权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个人在任何问题上的权利的最广泛的司法保护，直至对国家机关行为的上诉。公民应当有权对官员和任何组织提出起诉。应当有行政法院。应当以宪法的形式写明国家对公民的义务。

法律和合法的、规范的行为。法律应当具有命令的性质……原则上负有监视法律执行情况使命的检察院，实际上无所事事。甚至各部的正式命令和指示都是违反大多数法律的，更遑论部长会议。

人应当有这样的信心，即：他的需要和申述会受到内行的人员和组织忠实而迅速有效的分析研究。眼下，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人因为非法的拒绝而受到惩处。却有人因为合法的准许而受到惩处。因此就形成了常规：起初拒绝，然后也许就正面地决定……

经济问题。建立统一的自动发展的基础，它可以保证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有机统一。

不仅集体、而且个人也拥有经济主动权。康采恩和托拉斯完全实行经济核算。也许应当考虑使整个商业服务系统都按照合作社的方式来建立。需要一部经济法典，但只能在合同当事人独立的情况下。需要一部现代的劳动法典：我国的太落后。

管住财政部，它为了追求今天的一个戈比，使社会失去明天的数百数千卢布。消除财政上的恣意妄为现象。

改变对外贸易的垄断，坚决实行与东欧国家一体化（作为第一阶段），然后是与西方一体化……

这将是具有历史性质的革命性改革。时代要求的压力将会减轻。诸如个人积极性、人员更换、同情性作斗争之类的问题将会在无需付出特别代价的情况下得到解决。社会的政治文化将会得到发展，这也就意味着实际上的稳定。

总之，寒冷的1985年12月，而对我的内心世界而言，春天已经来临。在我按照当时的理解叙述了自己关于社会改革的性质和途径的看法之后，我的良心仿佛得到了安抚。改革犹如鸟雏刚刚破壳而出。苏联共产党的权力还仿佛坚不可摧。我在这份报告的前言中当然写上了所提出的措施必将导致社会主义和党的加强，尽管我心知肚明，社会关系结构中的根本变化必将具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这是无法预言的，然而无论如何，党的单一权力和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在其中不会再有存在的余地。

我希望今天读者在看到这些许久以前的想法之后，能够理解我今天感到惊慌失措的原因。当然我知道，期望同现实相符的情况十分罕见，希望总是涂上浪漫主义的色彩，生活则将它摔到硬梆梆的，有时甚至是脏兮兮的地面上。我也明白，俄罗斯已经往前，朝着民主自由跨进了一大步，只有官僚洞穴的住户们才不肯承认这一点。唯其如此，目睹政权努力打着稳定的旗号复辟过去，限制言论自由，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搞思想军事化，我就倍感痛心。形成了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经济改革只能在专制权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因为，据说民族的性格浸透了任性、无政府主义、大大咧咧。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歌曲。极端的犬儒主义。

一千年来，俄罗斯饱受贫穷和无权之苦。只要当今那些体现社会主义反动势力的官僚扼杀不了已经实现的和业已宣布的改革，那么俄罗斯就有救了，那就谁也无法阻止她迈向自由和繁荣的步伐。不过，奇怪的时代仍在缓缓地流逝。这是个忍受和希望的时代，也是个对于毫无权利和专横霸道漠然置之的时代，还是个猜想的时代，像在母菊花瓣上一样：“官僚是扼杀呢，还是不扼杀。”

占据统治地位、得意洋洋、卖身投靠的新官僚按理说是专制霸道的，他

们顽强地制造所谓极权主义制度必不可少的看法，而且巧妙地加以应用，以便巩固自己的权力。洗刷过去，尤其是洗刷斯大林的恶行，死乞百赖地宣传特工机关的“光辉业绩”，这股风潮像洗黑钱一样，正方兴未艾，这就是明证。潜行的复辟披上稳定的外衣。言行脱节再次成为政治家日常的工作。换言之，当你也曾经添砖加瓦的大厦正在倾覆时，是难以忍受的。甚至在噩梦中也不会梦见，坏蛋的队伍，而不是准备捍卫人的自由的建设者的队伍，在祖国大地上昂首阔步。

俄国和改革很不走运。早就不走运了。尼古拉·果戈理^①最准确最精辟地嘲笑了我国始于彼得大帝的改革。在《死魂灵》（作家的天才将死去的魂灵变成了永生的人）第二部中，他让难以忘怀的“永远的俄罗斯人”（新的和旧的）巴维尔·伊万诺维奇·乞乞科夫前去拜访热心的改革家科什卡列夫，此人是“彼得家族”的真正鸟雏，笃信改革的官僚主义原则。

整个村子都显得零乱：各条街上，处处是建筑工地，处处在重建，堆满了石灰、砖头和圆木。盖起了一些房子，好像是什么政府部门。一座房子上面用金色字母写着：“农具库”；另一座房子是“总会计科”；以下依次是“农业委员会”，“村民正常教育学校”。总之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上校十分殷勤地接待了乞乞科夫。看样子这是个极善良、极善交际的人：给乞乞科夫讲起他付出了多少劳动才把产业搞到目前的富裕程度；怀着同情的态度抱怨说，要费多大的力气才能让农民明白善良的动机是什么，那是学问渊博者的奢侈、艺术和绘画所带来的；说他至今无法强迫女人系上弹性束腰宽带，可他一四年带领一个团驻在德国时，磨坊主的女儿甚至还会弹钢琴呢；不过嘛，无论愚昧一方有多么顽固，他定要做到他村里的农民一边耕地，一边阅读关于富兰克林的避雷针的书，或者是维吉尔的《稼穡诗》，或者《土壤的化学分析》……

上校还讲了不少关于如何使人们丰衣足食……他拿脑袋担保说，

① 尼·瓦·果戈理（1809～1852） 俄国作家。《狄康卡近乡夜话》（1831～1832）使他蜚声文坛。中篇小说《外套》（1842）对“小人物”所遭受的凌辱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喜剧《钦差大臣》（1836年首演）对官僚机构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史诗般的长篇小说《死魂灵》（1842年出版第1卷）则对地主阶级的俄国揶揄得入木三分。1852年他在精神危机加剧时将《死魂灵》第2卷手稿付之一炬。

只要有一半俄国农民穿上德国裤子，科学就能提高，贸易就会振兴，俄国的黄金时代就会来临。

乞乞科夫表示自己需要一些农奴，上校让他写个书面申请，因为“没有公文”绝对不行，专派的经纪人会给乞乞科夫帮忙的。

“秘书！把经纪人给我叫来！”经纪人来了，不知是个农民，还是官员。“他会把你带到需要的地方去的。”

乞乞科夫出于好奇，决定同经纪人一起去参观所有这些最需要的地方。呈交报告办公室仅仅存在于牌子上，大门已上锁。办公室业务负责人赫鲁廖夫已调往新成立的农村建设委员会。他的职位由室内男仆别列佐夫斯基接替；但他也被建设委员会派到什么地方出差去了。他们敲农业司的门，那边正在改建；于是把一个醉鬼叫醒了，可他一无所知，什么也问不出来。“我们这儿乱七八糟，”经纪人终于对乞乞科夫说道。“都在愚弄老爷……”乞乞科夫再也不想继续往下看了，不过他回来以后对上校讲，如此这般，说他脑子里一团乱麻，什么也搞不清楚，呈送报告委员会压根就不存在。

科什卡列夫“由于这件事，又产生了……一个好想法——成立新的委员会。”

果戈理还详细地描绘了真正的改革家——康斯坦丁·费多罗维奇·科斯坦若格格。这是个俄国人，但不是俄罗斯人。如今成了俄罗斯人。果戈理给这个无论理智和肉体都汗津津的人起了个非俄罗斯人的名字，决非偶然。俄罗斯人……他那个，他像彼得鲁什卡^①，基本上是醉醺醺的，到没有钱的时候，就受到教育了。彼得鲁什卡……“对于教育，也就是对于读书，甚至有一种高尚的动机，书的内容并不会使他感到为难：坠入爱河的主人翁的艳遇也好，普通的识字课本或者祈祷书也好，对他说来全都一样，他统统聚精会神，照读不误……这种阅读多半是在前厅躺着的状态下进行的，躺在床上或者床垫上，这么一来把床垫给压实了，薄得像一张饼……”

科斯坦若格格的农舍结实，街道平坦；停在那儿的大车结实而簇新；遇

^① 俄罗斯民间木偶戏中的主要丑角。

到的农民，脸上都带有某种聪慧的表情；大牲畜仿佛都经过精挑细选；甚至农民的猪也带有贵族的派头。”还有：“周围都闹旱灾，他这儿没有旱灾；周围都歉收，他这儿却没有歉收。”

科斯坦若格洛说道：

都在考虑如何教育农民！你就先把他变成富裕的好主人，他自己就能学会。

……如果一个木匠使斧子使得好，我就在他前面站上两个钟头，因为干的活让我高兴……不是因为可以来钱，钱归钱，而是因为所有这些都是你亲手干出来的；因为你看见所有这些都多亏了你，是你创造了一切，你就像魔法师，财富从你的手里滚滚而出……

今天，怎么能忽视果戈理，忽视这位思想家兼预言家，既然他笔下的几乎每个情节都是今天的俄罗斯。凡官吏均为科什卡列夫。请告诉我，当今哪位作家可以如此深刻准确地描写俄罗斯人的性格，他的善良和卑鄙，他的天才和愚笨，他那醉醺醺的剽悍和毫无希望的懒惰，他的舍己精神和无动于衷！

不过，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现实中来吧。

是精神遗产、经济遗产和政治遗产决定了俄罗斯如此沉重的命运、她的苦痛、她的过失和大彻大悟。我相信，如不对这笔遗产进行思考，就无法弄清俄罗斯社会病的根源，无法弄清同国家新的社会选择有着种种关联的时下种种生活怪相。

靠谎言是回避不了往昔的……死者终将追上生者，并强烈要求进行道德忏悔。不错，往昔无法回避，自己也无法回避。我们非得对许多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困难重重且充满矛盾的过程（它们的名字是革命、反革命和进化、自由和无政府主义）进行新的解读不可。它们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交织在一起，特别鲜明地暴露出由来已久的社会生活问题：目的与手段的相互关系；强迫与说服；破坏与创造；理想与现实；革命与进化的对照价值；人民与政权的相互关系；动机的阶级价值观念与全人类价值观念谱系。

我自认为我关于人在斯大林时代堕落和腐化的每一页，都是我致子孙后代的信，他们大概将饱受疑虑的折磨，因为下面写到的一切，在人

的社会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我自己也不愿相信，有时是害怕相信，然而这一切都是事实。

要是说真话和写真话，那么自白就是苦差事。而且费力不讨好。尤其当你怀着爱意和为本国儿童未来的忧虑之情来写俄罗斯及其各族人民的苦难、来写俄罗斯的时候，俄罗斯是个奇怪得叫人无法解释、永无休止地受苦受难、痛苦地动荡不安、在这个世界上寻觅着自己的幸福的国度。